

振文戲劇叢書

范築先

三幕劇
亞影著

范 築 先

姚 亞 影

三 幕 劇

振 文 戲 劇 叢 書

范 築 先

著作人

姚

亞

影

發行人

胡李

振敦

文靜

印刷者

後方勤務部政治部印刷所

地址：江北適中村十一號

總經售處

洲

書

場

重慶上清寺街三十七號

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八月出版

定價國幣十元

（外埠另加郵匯費）

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劇本審查證安劇字第三十七號

第一幕

樂：（劇第一幕）此曲實非此
曲：（第二幕）此曲實非此
曲：（第三幕）此曲實非此

五:

二十六年的十月間。

渠：（從裏面出來，手裏拿條公文）謝薇

[illegible]

縣城。在內。一建五汴事。明替興通。

人： 環西書局

獨：（拿頭顱）頭，沒破？頭，破

范樂先
范樸現
老農婦

范樹民
張郁光
展子

趙專員 何芳 婦女甲

在縣長 金谷蘭 婦女乙

鄭縣長
王班長
日兵甲

蘇營畏
老
豐
目兵乙

景

聊城縣內六區專員公署的一間辦公室。佈置簡單而整潔。——靠後台的中壁的右邊有一門，門的兩旁掛着「出師未捷身先死，長使英雄淚沾襟」的對聯；門上還有一幅岳飛題「還我河山」的橫屏。左角有一張辦公桌，桌上有文具和電話。桌後壁上掛一張大中華全圖和「滿江紅」長屏。

台的左邊有一門，（掛着門簾。）這是范專員書房的。左右兩邊都擺有茶几和椅子。——范樹民伏辦公桌上寫壁報，拿起來唸，走向右方，又坐茶几旁椅上加添文字。電話鈴響，他寫得神往未聽見，仍在寫，猛然一怔，把壁報放桌抽中，走去接電話。

樹：（拿起聽筒。）喂，你那兒？噢，你是韓主席，呵，在，在這兒，（放下聽筒，向裏喊。）爸爸，你的電話！

築：（在內。）我正在有事，你替我接一接。

樹：爸爸。這是韓主席打來的！

築：（從裏面出來，手裏拿着公文，他着軍服上。）韓主席（走過去拿起聽筒。）喂，我是築先。什麼……？噢……噢，噢（一面放下聽筒。一面搖頭。）好吧！（皺着眉，一聲不響的坐桌旁。）

樹：（詫異地。）爸爸，有什麼事情嗎？

築：（底沉地，半似自語的）他叫黃河北岸的縣長一律向南撤退？

樹：什麼，向南撤退？

築：（默思無言。）

樹：敵人不過才到滄州，我們就逃跑了嗎？沿津浦線有許多險要可守，爲什麼一下子就退到黃河南岸去呢？這不丟盡了三路軍的臉！給敵人恥笑嗎？

某：他說，這是他的戰略。時時，在我看，完全是爲了保全他個人的實力。

樹：現在還保全個人的實力？難道說，留了將來對付自己人嗎？太沒有心肝了。

某：你不用管，這些事情自有你爸爸處理。孩子，第一要緊的，你要好好地用功讀書。不要……

樹：爸爸，這事我不管嗎？眼看著大好河山，被他們不戰放棄，難道還能叫我們一般青年人安心讀書嗎？如果這樣下去，我們不都要成了人家的奴隸了嗎！

某：你不要着急。因爲這事，我已經焦慮了好幾天了。你知道，今天我召集大家來的意思，就是要商量一個妥善的辦法。

樹：爸爸，如果韓主席逃跑，我們可不能跟着他逃跑！

某：當然。敵人還沒有來就逃，真可恥極了。

樹：爸爸，我，我求你一件事！

某：什麼事？

樹：我要你先允許我，我才說。

某：好，你說吧？我允許你。

樹：爸爸，我，我想不讀書了。

某：什麼？這不能允許你的。

樹：不是的。爸爸，我想幫你的忙！

榮：（仁慈地笑了。）哈哈，你年紀還太輕，能够幫我什麼忙。

樹：爸爸，你不要小看了我。平常我愛看戰略的書籍；尤其對於民族革命戰爭的小說，我最喜歡讀。我不僅讀它，而且還想學那些書裏的英雄。爸爸，現在我們全中國都和敵人戰鬥起來了！我們要想戰勝武器優良的日寇，我們只有實施游擊戰術！所以我們應當趕快組織游擊隊！在敵人後方，在敵人側面，不斷的打擊敵人。——我願意在爸爸的部下當一名士兵！我希望爸爸做一個完成國民革命而戰鬥的游擊司令！

榮：你說的一篇大道理我都懂。可是孩子，你年紀輕，你的基礎還不夠，你還得在學業上多磨鍊磨鍊！將來有機會我送你進中央軍校去。

樹：那我等不及了，我想的一點不錯，我要結合起一般有志的青年同學和朋友們，組織一個「抗日青年挺進大隊」，幫助爸爸消滅敵人，替你打前鋒，

榮：孩子，戰爭不是好玩的事情，這完全要憑經驗。一時的氣憤和熱情是無濟於事的，往往有許多青年，做一件事情，有始無終，我可不願意你做這樣的人！你的志向可嘉，但是你的能力不夠：何況你大哥行軍在外，只有你一個人在我身邊。

樹：爸爸，正因為有大哥，你更可以放心給我從軍了。就是我爲國家犧牲了，爸爸還是有後代的。我若是到前方去了，爸爸，身邊還有姊姊照顧你的。

榮：我不是說什麼留後代不留後代的問題，更不要你們照顧我，不過使我憂慮的是你姊姊，他倒需要你們

應應和安慰，因為我在外邊是不常回家的。

媽：爸爸，這你放心，媽不但阻隔我，并且還贊成我的主張。她對我說：「孩子，你孝順我們是應該的，可是，現在國家更需要你，你應該去孝順去愛護你的民族國家，你的媽就更快活了。你的爸爸老了。你要做你爸爸的一隻手，幫助他打日本。」爸爸媽熱誠的訓導，使我難過極了，同時也快活極了。我慶幸有這樣一位明大義的好媽媽。最後媽還跟我說：「你去替國家出力，還可以做人民的榜樣：當壯丁去打仗的都是農民和老百姓的子弟，為什麼做官人家的子弟就不當壯丁上前線去殺敵呢？……」我當時感動極了，我跪在媽的面前，（聲音有點啞了，眼裏含着欲流出的淚珠），我哭了，我慚愧，我為什麼不能夠跟老百姓的子弟一樣當壯丁殺敵人呢。從此我立下志願，非去打日本強盜不可！爸爸，我不是幫助你，我是幫助我們的民族國家啊！爸爸，你答應我吧！

築：（感動他）做官人家的子弟！（一個字一個字慢慢地。）當壯丁去打仗，做人民的榜樣！（激昂悲壯地。）我早準備把我這幾根老骨頭獻身給國家，我還願意什麼骨肉私情呢！好！我答應你。我們應該做人民的榜樣，這話是對的。老百姓過的日子比我們苦十倍，打起國仗來，他們先去爲國犧牲。孩子；今後我不要你孝順你的爸爸和媽媽，只要你對民族忠誠，對人民敬愛！過去我們做官的太對不起老百姓了。吃了他們的，用了他們的，還剝削他們，宰割他們，欺侮他們。軍閥怕死刮地皮，見了侵害我們國家的敵人，就先逃跑，這真是做官的奇恥大辱。現在我們才知道「軍民要合作」了，老百姓沒有對不住我們的，只有我們對不住老百姓。所以我要你把老百姓當着親身的父母一般看待，你要能做到這一步，我就放心了。要跟老百姓同甘苦，要同弟兄們共患難，我可不希

望你做一個大權在握的軍閥官僚，你切記，若是不顧禮義廉恥！你以後永遠不要來見我。（唏噓不能成聲。）

樹：（熱血充滿了胸腔，更奮而沉痛地。）爸爸，我永遠把你的話銘刻在心：『對民族忠誠，對人民敬愛。』

築：（酸痛而快慰地。）好，這樣才稱得起是我范築先的兒子。（揮手。）你去替我燒茶去，順便到前面去看看趙專員和鄉縣長他們來了沒有，來了就請他們進來。

樹：（點頭。）是！（從中門下。）

築：（用手帕抹去喜悅的老淚。）中國有這樣的青年，中國是不會亡的！（走過去看岳武穆親寫的「還我河山」無限感慨地。）當願死而榮？不願生而辱。對，「還我河山」！（范樹民上。）

樹：爸爸，他們都到齊了。

築：請他們進來吧。

築：（把公事桌上的文具略為整理一下。）

（一陣腳踏步聲，并且雜夾着互相推讓的聲音……）

趙：不，不用客氣。汪縣長，您先請。

汪：噯，噯您先請！您先請！

築：（起身相迎。）

（衆人無異入，趙仁泉，汪縣長，握手拱揖。鄭縣長握手蘇營長行軍禮。）

衆：諸位請坐，這兒地方小，諸位隨便坐好了。

汪：（貪生怕死，一個貪污官吏的典型。嘴上長着幾根惹人討厭的老鼠鬚，對上司的那一套諂媚，就是他的特長。）范專員，不！范大人，您先請坐！您坐了，我們才敢坐。

（樹民用茶盤拿出五杯茶放各人面前卽下）

衆：別客氣了。我們爲了寶貴時間起見，大家盡隨便坐好了。趙專員請這兒坐吧。（把靠左邊的上座讓給他。）

汪：（忙過去挨着趙坐。）

（鄭縣長坐下。蘇營長站在他應坐的座位旁邊。）

衆：大家先喝一口熱茶，暖一暖身體。

汪：是，是。

衆：今天能到的，就是你們幾位。其他的事員，縣長，因路遠或軍務繁忙，不能出席。我們今天也不算什麼會議，祇不過是因爲時局太緊急了，臨時召一個座談會。希望各位對目前緊急局面貢獻寶貴意見。現在請趙專員爲臨時主席！

汪：（鼓掌。）贊成！贊成！

趙：（逃跑主義者的信徒，一位戴慣假面具的人物。）不，還是范翁吧！

鄭：（同時。）贊成。

蘇：（同時。）贊成。

汪：（勉強）也贊成！也贊成！

梁：那麼我就不推辭了，（站起。）目前的戰況，諸位都是知道的，敵人沿津浦線，平漢線雙管齊下；在平漢線有中央大軍早準備妥當，給敵人迎頭痛擊。可是我們再看看津浦線呢？敵人對山東早就垂涎！所謂華北五省自治，山東是包括在內的；而且我們這魯西北二十幾縣，位在黃河以北，敵人要取徐州，斷隴海配合它的上海部隊進攻首都，必定先來佔領我們的二十幾縣的。可是敵人現在才到滄洲，離我們還有幾百里地，所以我們要趁敵人未侵入腹地時，我們得早點準備！

趙：準備怎樣辦呢？敵人已到了滄洲……上面有飛機，地上有他們的機械化部隊——鐵甲車和坦克車，說來就來了！我們能够拿什麼準備呢？

汪：對呀！我也是這個意思。大軍已經撤退了，韓主席兵強馬壯還不敢和敵人一戰，我們更不用談了。請問范大人，韓主席叫我們怎麼辦呢？

梁：（耐住氣。）韓主席剛才從濟南打來了電話，叫我們北岸的縣長一律向南撤退。

趙：對呀？這個辦法太好了。

蘇：向南撤退是辦法嗎？這樣就保得住濟南，保得住整個的山東嗎？

梁：不單單是整個山東的問題。我們一退，敵人可以致江蘇，側擊河北，河南也會受到威脅。

趙：是呀！我們往南退，究竟退到什麼地方才不退了呢？

蘇：我們沒有看見敵人一兵一卒，就退過黃河，難道退了黃河，敵人不能追過黃河嗎？

趙：老兄，我告訴你，黃河水大，敵人進攻就困難了。現在我們最要緊的是防守我們青天韓主席的省會

需要。

汪：省會一失，我們就等於失去了頭，你們說是不是。

蘇：哼，敵人追到黃河邊上用炮轟濟南，一轟就給轟平了。

汪：這個，……我們再往南——

鄭：再往南撤退是嗎？就是退到牛角尖裏，也沒用的！

樂：諸位，我們要保衛省會，要保衛整個山東，要保衛全中國，我們是不能退的！

趙：這末說，死在這兒就有用了嗎？

汪：我們不能白死呀！我們不能拿石頭當砲彈和敵人去打啊！——

樂：爲什麼不能？魯西化有幾百萬老百姓，我們就不能把他們組織起來和敵人拚嗎？

趙：拚！訓練了很久的大軍都拚不過人家，一盤散沙似的老百姓就拚得過人家？我看老兄別開玩笑了。

樂：誰說我們的大軍拚不過人家？誰說中國的老百姓是一盤散沙？我告訴你，韓主席爲了保全他個人的

實力，他把大軍向黃河南岸撤退，這是他的錯誤觀念；他這樣日本人就不追擊他了嗎？何況他沒有

得到中央的命令就不戰而退，這個罪過早是要受中央處罰的。現在我們不能聽了他一個電話，就把

十幾萬方里的土地，數百萬的人民，丟棄了給敵人蹂躪，宰割。敵人殘暴的行爲，你們不是不知道

，爲你，殺呢，搶你！誰沒有父母兄弟？誰沒有妻子兒女？我們能眼看着他們被奸淫，被擄掠，去

做牛馬、做奴隸嗎？何況我們的祖宗坟墓在殮兒，生長我們，養育我們的土地，人民，黃帝祖先留

下來的一尺一寸的河山，我們能拋棄嗎？我范樂先出身農家，能眼看着那些窮苦的農民像豬狗一樣

地給強盜們去屠殺嗎？不！我要把他們組織起來，領導起來，跟日本強盜抗戰！

趙：可是，我們沒有武器，也是不行的啊。

汪：對啊！

築：武器——武器是人造的。我們可以向中央去領，我們可以搶奪敵人的武器；只要我們下決心幹——還愁沒武器嗎？

蘇：魯西北的民風素來強悍，民槍藏得也不少，祇要范司令領導起他們幹，是不愁沒武器的。

趙：我們倒不能不把各方面顧到，光有槍，沒有錢，也是成問題，目前經濟難關就逃不過去。不聽韓主席的命令，他是再也不會接濟我們，沒糧餉就不能招軍買馬，成雞犬業，抗日談何容易。

築：窮，苦，我是不怕的，我范築先出身就是窮人，窮人有的義氣，現在是抗日，不是內戰，我們打走日本強盜，就有好日子過了。現在只要有飯吃，有衣裳穿，我們就得幹！我家裏還有一百五十畝田，可以賣了，我吃什麼，大家吃什麼，我想，我們只要真正為老百姓打算，不怕沒有人來捐助我們的。

鄭：現在最重要的是人民的生活需要改善，第一，苛捐雜稅就應該廢除。第二，要普及教育。——

汪：（險險冷笑。）嘿，現在是什麼時候，還談什麼改善人民生活，廢除捐稅，普及教育，敵人就快打來了，還等我們做這些無關緊要的事嗎？

鄭：這些事情都是無關緊要的吗？人民被苛捐重稅壓得不能生活了，他們還甘心去報效國家嗎？不普及教育，又怎能使他們懂得愛國呢？

趙：我們可以談談這些廢話了。目前我們不必想得太遠，究竟還是撤退呢？不撤退？

蘇：什麼。說了半天，你就惦記着退嗎？啊！

（范蘭民上。手裏拿着一封已經翻好了的電報。）

蘇：爸爸，韓主席又來了電報——（遞給葉先。）

趙：（同時站起。同聲。）電報！電報！

葉：（看完，把它丟在桌上，默思着。）

趙：（搶拿似的把電報取在手上。）「……………此時若不撤退，恐怕將來想退也無法可退了……………」

汪：（聽了亂轉着，好像日兵已打來似的。）「這怎麼辦呢？這怎麼辦呢？」

趙：我們還是退吧！「臨時務者爲俊傑」，我們不聽主席的命令，我們這個官兒也就做不成了。

葉：（憤慨地。）做官！做官！我這大年紀，鬍子都這樣長了，是爲的做官嗎？你們要走，你們走好了

，我死也要死在魯西北，是不退的。

趙：老兄，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沒柴燒」，我勸你暫且聽主席的命令，暫且退一下，等到了黃河南邊，

再重振旗鼓，不怕沒有收復失地的一天。

樹：（實在忍不住了，憤怒地。）收復失地，你也曉得收復失地，於其等到將來收復失地，爲什麼現在

不動員起民衆和敵人幹，而要先逃走呢？不發一槍一彈就退？這也算戰略關係嗎？韓主席爲了保

全他搜括的民脂民膏，身家性命，他退，他逃，難道他去死？你們也跟着他去死嗎？你們是國家的

711
命官，平日老百姓用辛苦掙來的血汗錢，奉養你們，你們現在非但知恩不報，而且要丟下老百姓先逃。你們對得起國家，對得起人民，對得起你們的祖宗，對得起你們自己的良心嗎？

趙：（被罵得啞口無言。）

汪：良心，現在還講什麼良心。少爺，你年紀輕，火氣旺，我們商談國家大事，不用你多嘴！

趙：（怒容。）真是豈有此理，你也敢教訓起我們來了。

汪：什麼教訓不教訓，事實是這樣。你們這些失敗，悲觀，唯武器論的恐日逃魔主義者。

趙：你竟敢罵人，混蛋。你要打日本你去打好了。你管得着我們。

汪：我們就是附和了日本人，你也管不着。

趙：（老羞成怒地。）范乘先，你叫你兒子出來罵人，哼！你瞧着吧，（縣長，我們走。）（氣憤憤地下，汪隨下。）

楊：爸爸，我們不要管那些混蛋了。現在我正式向您宣誓，我誓同您死守魯西北。

蘇：我誓率領全營保安隊弟兄，追隨范司令抗戰到底。

鄭：我誓率領聊城縣自衛團和敵人作戰。

衆：你們真使我太感動了。我知道我個人的能力不够，我已經叫張維翰，到濟南請北平師大教授張郁光先生去了。他們順便還要帶來幾百個學生幹部，幫助我們做動員民衆的工作。

蘇：范司令，剛才這兩個東西恐怕靠不住，不如先把他們幹掉！

衆：讓他們去吧，逃跑的專員縣長豈止他們兩個。

樹：說不定他們還要做法呢！

築：我想不會的。我希望他們能一切服從抗日，同我們一塊兒幹。

樹：這是不可能的，這些個貪污腐敗的妥協份子，我們是應該制裁的！

蘇：讓我派人去監視他們的行動。

築：好，你去吧。

蘇：是。（行一軍禮，欲下。）

築：蘇營長，（蘇站住。）順便把弟兄們召集起來，我要同他們說幾句話！

蘇：是。（下。）

築：鄭縣長，我們從今天起，要把縣政刷新，對於捐稅要實行合理負擔，這樣我們才能放手動員民衆。

。我希望你常常到我沒有到過的鄉下去，對人民的疾苦要救濟，再把抗戰救亡的理論多多灌輸給他

們。

鄭：是的。我還跟他們講解戰略戰術，鼓勵他們作一個新的游擊隊員。

築：那好極了。噯！民衆自衛團現在組織得怎麼樣？

鄭：已經成立了一個大隊，現在就請司令去檢閱吧。

築：好的，我們一塊兒去。（兩人同下。）

（范樹現從書房裏出來，范樹民正目送築先和鄭下，不會注意到有人進來。）

范：民弟，你一個人待在那兒看什麼？

樹：（一怔。）噢，沒有什麼，我看爸爸和鄭縣長出去了。

琨：是去檢閱民衆自衛團嗎？

樹：是的。你怎麼知道的？

琨：我怎麼不知道呢？你求爸爸允許你組織『青年挺進大隊』啦，他們開會啦，我都知道的。

樹：你一定在門背後邊偷聽了，是不是？

琨：偷聽了怎麼樣？這也犯罪嗎？你也來教訓我一頓，是嗎？

樹：好了，別開玩笑，琨姐，你說，趙仁泉和汪縣長被我罵得痛快不痛快？

琨：痛快是痛快，可惜沒有把他們關起來，中央不是有過命令，凡是棄城逃跑的，一律處死嗎？

樹：是呀，韓復榘首先應該槍斃！現在黃河北岸的縣長，大半都逃走了，這就是沒有執行政府法令。

琨：我真不知他們存的什麼心肝？國家養兵千日，用在一時，現在正是用得着的時候，他們倒反而不用

了，不當用的時候，他們又打得轟轟烈烈的。

樹：這些頭腦簡單的軍閥，心目中根本就沒有國家和民族的觀念。他們對於政府法令，更是任意違抗，

像過去在山東橫行一時的張宗昌，他的榮華富貴還不是曇花一現嗎。

琨：唔。

樹：其實細想起來，他們的命運多麼可憐！剝削人民刮來的幾個錢，拿去存在正金銀行裏，給日本人沒

收，爲了錢不惜作漢奸，出賣自己的國家民族，結果錢也沒有，反而遺臭萬年，一般貪官污吏就還

露地被敵人玩弄，真可憐！